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九

艾軒先生文集九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陳蘭隣舊藏

宋林光朝撰

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爲世所宗而藁不多見學者好之如嗜慾然殁五十年始傳于世藏之深固已久一出大肆理必然也先生行古道言動爲時取式教授生徒非禮不行四方翕然嚮應

來學者亡慮數百人道尊德盛年五十擢第春官數年拜大司成淳熙間天子幸胄監命講中庸玉音嘉歎擢貳近侍出使入朝狥義忘私無田無宮以遺妻子獨篤于書至死不釋卷其文森嚴典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非學博識高義精理到能如是乎初先生從子咸季哀其稾不輕以示人近族孫同叔搜羅畧備得詩文若干首爲十卷急于壽後不暇求序于名公猥以屬宓顧惟愚陋忘測宏深得皐君子又

將何辭昔揚子歿四十年而法言始行韓集歷

五季至我朝始大振宓于先生之文亦云年月

日陳宓謹序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道中大

儒國人師之朱文公于當世之學問有異同而

于先生加敬于時朝埜語先生不以姓氏則皆

曰艾軒晚爲中書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

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

知先生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其

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

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過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峋嶁之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爲布衣時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愛先生者多以晚節爲憂及西邑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乎修而至于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然則凡修而未至于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以不畏晚節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根着不去爲李嶠爲張說先生一篙其決遂爲李籓袁高義利萌于一念芳臭

分于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歿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必所序者纔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泰訪求裒拾彙爲二十卷勤于李漢趙德矣東陽范復鎔欲鋟梓會迫上所不克就毗陵張侯友慨然存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故不敢辭後村劉克莊序

艾軒先生道最高名最盛而其後最微傳其學者再世網山樂軒二師又皆以窮死先生平昔既不著書遺文僅數卷身歿五十年未有全稾

余同舍方君巖仲先生外諸孫也每與相扼腕此事壬辰成進士南還余別之彙征曰太史公遺書今貴傷悼矣巖仲歸而求之凡數年方克集刊于鄞而四方學者未盡見也春來鄞過豸山友人湯君伯紀相與語曰昔艾軒使東廣道饒之餘干宿相嶺有鄉耆儒李恕軒名興宗者嘗侍先生談一夕至今吾里能傳艾軒之言若以公之書鄒邦人之願也余喜曰是吾心也既成將誌以歲月因思前日者聞于吾師樂軒曰網山盛年挾策從師四方率以不契去及來城

南初宿齋房未即見先生與客語夜闌聞有息入而鼾寢者先生曰睡是大家睡夢是獨自作音佐網山喜而不寐曰吾得師矣自此卽侍先生餘三十年玉融陳叔照少從先生于紅泉一日出揖客其容赧然先生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叔照悟而自克遂以行義名叔照受詩于先生嘗與樂軒誦國風于古寺吟諷累夕俄而至采蘋掩卷泣頓得中庸之旨叔照喜而以告網山網山遂以樂軒見先生曰吾嘗語若詩不歌易不畫無悟入處今于元潔猶信吾詩不亡矣遺

言若此者皆不傳又曰先生初補上庠就月試攷官夜得其文聚同列以笑少司成陳少南旦詰之具曰非誕也卷有數語誠可哂索而視之蓋策以兵勢問而先生之對有曰譬若嬰兒夜啼拊之不止嚇之不止卒然滅燭伏戶下爲虎嘯狐鳴則其啼如塞少南曰此筆當與太史公爭衡必置首選長貳曰已得一人矣幸次之少南曰毋使居人下不然寧黜之語頗侵司成少南竟以此去國先生聞而歎曰甚矣知己之難棄其籍而歸一意聚徒講道不復試成均者十

餘年年五十始以鄉書免擢第其遺事類此者亦失傳方先生在時世號南夫子于經于道超悟獨得若此與孔顏旦暮之遇于數十年因革之故如語昨日事今學旣不傳而所可傳者數卷僅爾茫茫宇宙不知後何年又有此大物嗚呼惜哉湍㳙十年歲次庚戌巳月朔後學三山林希逸書于鳳游堂

艾軒先生文集九卷附錄一卷舊抄本

宋林光朝撰

劉克莊序

林希逸序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續集十卷別集十一卷　宋刊大字本　張傷園舊藏

宋朱子撰　前有小像自題

遂生世不早不及摳衣躡屩於先生之門聞道又晚不克築室反埸以從先生于沒既脫場屋讀四經而心樂焉頗義理精深莫造其指而先生長者晏晏沒矣歲在癸卯遂假守建安從門人弟子之存者而求其議論之極則于潛齋已刻之方冊間從侍郎之子請亦無所獲惟蔡西

山之孫覺軒早從之遊抄錄成秩劉文昌家亦
因而抄掇恐以付友人劉叔忠刊落其煩而考
訂其實繼是而有得焉固無所遺棄也抑是書
之作多出於晚年非嘗與西山講劘易歷則時
異事左與世枘鑿今聖道昭明士生其時者惟
恐讀其書之晚安知後之造者不在於茲乎此
君子所當自力也淳祐五年正月
日後學王遂序

右得之劉侯之孫觀光今爲浦城尉尉始來過
書院祠謁甚敬言乃祖參議公嘗受知文公先

生出所藏帖數十皆集所不載幾敬讀之其間

格言至論眞有補世道遂刻以附于集因嘆文

公之筆流落世間不傳者凡幾又嘆前輩流風

遺韻日遠日亡其存者幾能嗣守家訓不替祖

風如尉者又甯有幾賢矣哉劉侯玉山人文公

嘗爲之記義學云淯祐庚戌二月甲子後學徐

幾謹識

義學記載前集其間誤字觀此可證抑重有感

於聖人古史闕文之嘆云

昔我文公會粹程氏門人所錄之語以爲遺書

且謂於二先生之語不能無所遺復取諸家集錄參伍相除得十有二篇以爲外書誠不忍儒先片言隻字湮沒無傳而天下之理有所欠闕也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鋟板書院蓋家有而人誦之矣建通守余君師曾好古博雅一翁二季自爲師友搜訪先生遺文又得十卷以爲別集其標目則一倣乎前而每篇之下必書其所從得且無外書不能審所自來之恨眞斯文之大幸也鏞於君之長子口爲同舍郎亦嘗預聞蒐輯之意茲來冒居長

席而余君適將羙解始刋兩卷餘以見屬於是節縮浮費以供茲役蓋又二年而始克有成後之學者能於是書句句字字深思而熟翫之庶有以知其無非精義密理之所存毋使摹刻既多束書不觀乃貽或者之誚云咸淳元年六月朔迪功郎建甯府建安書院山長黃鏞謹書

案此宋刋明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卷中有張履祥印白文方印

卷明嘉靖刊本

宋朱子撰

王遂續集序

徐幾續集跋

黃鏞别集跋

黃仲昭跋成化

文公朱先生感興詩註一卷東洋刊本

宋門人蔡模學

古今之書惟詩入人最易感人最深三百篇之

後非無能詩者不過咏物陶情舒其蕭散閒雅

之趣而已獨朱子奮然千有餘載之後不徒以
詩爲詩而以理爲詩齋居之感興是也蓋以理
義之奧難明詩章之言易曉難明者難入而難
感易曉者易入而易感朱子切於教人故特因
人之易入易感者以發其所難入難感者耳今
誦其詩包羅衆理總括萬變排闢異端又皆正
其本而探其原模之不敏總角常侍先君讀之
優游諷咏之久不覺手舞足蹈之意然亦惜然
未曉其爲何說也先君間因其憤悱而啟發之
似有所見近因弟抗試邑樵川寄示瓜山潘丈

箋本積日吟誦猶或恨其箋註之間若有未盡者隨筆抄記不覺成帙用以求正於有道正溫公所謂揚子作玄本以明易非敢別爲一書以與易競之意也同志之士其亦有以識予之心者乎哉嘉熙丁酉仲春望日模書

慨居遊武夷常誦櫂歌見其辭意高遠超絕塵俗而未得其要領近獲承教懼齋陳先生嘗出示旨義有契於心乃知九曲寓意直與感興二十篇相爲表裏誠學者入道之一助不敢私己敬刊以續感興詩解之後與同志共之時大德

甲辰仲春武夷劉概謹跋

日本天瀑跋

梁溪遺稾一卷 舊抄本

宋尤袤撰

周益公文忠集二百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 宋賓王校謝浦泰抄

宋周必大撰

陸游省齋文稾序 開禧元年

徐誼平園續稾序曰太師益國周公之文行於世者前集號省齋文稾寶謨待制山陰陸務觀

既詳而序之矣其子司直綸以謁登門久受知厚又裒其近作曰半園續藁俾爲後序謹伏讀而嘆曰迺篇累牘姿態横出千彙萬狀不主故常何其富也詩賦銘贊清新嫵麗碑序題跋率常誦其所見足以補太史之闕遺而正傳聞之訛謬又何其精也國初承五季之後士習俳俚歐陽文忠公自廬陵以文章續韓昌黎正統一起而雅之天下翕然尊尚經術斯文一變而爲三代兩漢之雅健翰墨宗師項背相望故慶歷元祐之治照映古今與時高下信哉其後宗鑿

破碎之害起而士俗亦陋及公發揮文忠之學
被遇高廟輔相阜陵弼成治功於是二公屹然
並著於六七十年之內今觀遺藁貫串馳騁雍
容而典雅體正而氣和使人味之肅然起敬如
儼立於彤庭廣廈之間黃鍾大呂忽振心目考
其淵源蓋有自來淳熙中公翺翔於鸞臺鳳閣
既已登政地詞亦備數於朝紳之後時高文大
冊多出公手每竊寓目唯恐不能屬厭再還周
行而公謝政事去矣歸自南安道出吉水嘗從
公於平園之上侍俎豆於克賦之堂見其年益

高視聽益壯議論著述方川至而無倦也竊以爲天之生斯人也不數則其憃利後世豈直言語而已哉後之覽於斯者盍亦參公之行事而觀焉則文章學問本末源流人材風俗盛衰起伏皆可自得而有考矣開禧丙寅中秋謹序

右先公丞相文集二百卷初與先友免解進士曾無疑三異纂集校正篇帙既定又得免解進士許志伯凌鄉貢進士彭清卿叔夏羅次召克宣相與覆校敬鋟木以傳惟日記自紹興戊寅訖嘉泰甲子紀錄頗詳而書藁尤多皆未容盡刻寶藏

惟謹當俟他日開禧丙寅中秋嗣子綸謹書

詞科舊稾自序　嘉泰壬戌

掖垣類藁自序

玉堂類藁自序　淳熙七年

玉堂雜紀自序　壬寅

丁朝佐序　紹熙元年

蘇森序　紹熙辛亥

宋氏手跋曰周益公集二百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九百五十四萬五千餘言卷帙浩繁宋槧既湮世無嗣刻本朝如玉峰傳是樓藏書亦僅

有鈔本故近世之士得其殘篇斷簡皆奉若拱璧也吾婁顧子夏珍手鈔周益公集十本合淸河沛國所藏僅得七十三卷而以平園首卷補省齋後卷之缺嘗謂余曰此集向藏王峰近聞歸郡人王聲宏矣若得從之補闕訂譌亦生人一快事也言已浩嘆康熙壬寅春校訖吳郡文粹請政武陵武陵喜因授余益公集曰此余志所未遂者今子誰屬哉越十有一日武陵暴卒春仲有書賈自郡來言王聲宏先生欲借校吳郡文粹余遂忻然與之借往蓋欲問益公集消

息也足凡三及門時值清和晷長人因遂巡郡邸進退失據乃就韋公祠卜筊兆吉復詣得見先生以吳郡文粹資請觀益公全集目凡二十七種時錢子方蔚館於金閶余即歸携顧鈔往請補於先生先生具述曩督學某公曾遣繕書者就舍鈔成而去（書賈莘志伊云酬以十六金）既而復請許就校了見省齋文稾檢首缺五卷向朱張之藏所謂首五卷者至此乃知其訛時與先生披閱見互有差謬相爲訂正喜動顔色戲謂余曰孺子可教也予起謝詰朝復同錢子往先生遂出

集首兩種錢子留校省齋余持平園以歸時夏
五哉生魄也鈔對訖再詣見先生署無難色但
臨行頻囑鄭重舟行又借別稾詞科掖垣玉堂
政府五種歸蓋六月將晦矣七月二十日順風
揭颿亭午抵蘇冒暑入城易歷官奏議奉詔承
明四種還邸日猶未晡山旅客喧闐喘吁揮汗
財貨之外別無所事事而余心獨喜無寐宵雨
達旦風自西颼爾乃放舟中流食頃入黑甜鄉
裵旋聽風水枯槔聲相送而篙師又報維舟矣
抄竟復往易親征龍飛歸廬陵閒居遊山奏事

南歸思陵王堂雜志二老堂詩話雜志玉蕊辨
樂府凡一十二種歸棱值先生送其尉澄江科
試錢子亦往遂羈焉迨竣書稾附錄年譜還謝
則為十月中旬云往返六閱月先生每責期與
老人期戒後乃糾諸從力家貧乏潤筆資乃為
桐鄉金子星軺先鈔成焉予復借於金自十月
下旬始鈔成於雍正元年三月計三千六百十
五頁頁計字四百二十是集也錢子實揔其成
訂正舛錯費許心目余因就卷中脫落疑譌處
另副開載更竣繕本續校焉噫余十有一月中

中校成全集兩部誠大快事獨念武陵始事不獲見其成爲憾然其長君開之於哀經中猶欲纘成先志而哀毀過中又弱一个時癸卯正月二十四月乙巳距武陵忌辰秖二十一日哀哉武陵存日不獨收藏甚富而手鈔秘本充盈篋笥尤喜人借抄謂益公集世罕見其全欲搜羅補綴成全傳世以余可佐其成敷屬意焉蓋武陵之心公心也予襄厥志今旣濟矣爲叙其鈔成始末如此武陵有知亦可無憾矣夫東倉米賓王蔚如氏紀

又曰雍正甲辰閏四月借朱端揆益公文選校一次係萬歷間清漳胡廷宴所刻不全失次本也間采諸字附於旁俟高明者考證焉

又曰吾婁吳長卿震元先生於明崇禎間集諸名臣如黃道周董其昌陳繼儒輩數十人作南北宋相眼（又名宋相譜）一書募刻未成聞名莫覩乙巳春初偶借黃齊卿過吳慎修齋頭復見之其中周文忠公相眼具載公本集中有關國典之文甚悉後獲借校爲益良多逐卷中凡硃筆點識者是也雍正三年立秋後十九較訖於瑯琊

萬卷樓之西廡錢子方蔚賓政之古瀛洲流寓

宋賓王記

又曰津逮祕書合平園省齋中題跋刻之分十二卷玉堂雜志二卷二老堂詩話共五卷悉校一過略無取益汲古所刻之書類加此也中秋前四日書

又曰雍正六年春借常熟孫慶貞所得錢氏藏本凡二十册中間雖有差誤然爲益多矣己酉新正校訖謹誌

謝氏手跋曰此書在宋人文集中最爲難得婁

水如太原瑯琊彭城延陵清河諸世家素有藏書亦未曾有何況其餘今宋子蔚如獨搆得之什襲而藏非素心友不輕示焉予癸丑歲與宋子同在衰絰之中慨然借抄不啻十朋之錫焚膏繼晷矻矻窮年自春迄冬無一日不事筆硯也印抄時間有訂正不下百餘處書成誌此時雍正十一年癸丑季冬二十四日太倉棘人謝浦泰心傳氏別字惺匯謹跋時年五十八歲

周益文忠集殘本六十九卷　宋刻宋印本

宋周必大撰

絜存省齋文稾卷一至卷八卷二十八至卷三十六平園續稿卷一至卷十五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卷三十六至卷四十玉堂類藁卷六至卷八卷十一至卷十三歷官表奏卷一至卷五卷十至卷十二承明集卷一至卷六書藁卷九至卷十一附錄卷一至卷五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六字板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大題在下事涉宋帝皆空一格亦有空二格者卽百宋一廛賦中所謂披益公而疏行者也

絅山集八卷　舊抄本　盛百二舊藏

宋福清林亦之學可撰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楊雄之徒以侯芭爲傳人授業河汾之門者衆矣以董常爲傳人侯董皆窮鄉匹士功業不著于世而師道之傳在焉隆乾閒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第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亢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嘗評艾軒先生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

猶與韓並驅他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
奧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眞或可亂
眞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
之似夫子也形也至于網山論著句句字字足
以明周公之意得少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
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他文稱是然甫五
十而死子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絕余童
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網山之嫡孫行林倏肅翁
交友肅翁既序其遺文矣克莊復識其後網山
林氏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前

史官劉克莊序

儒者之學難成矣學成而窮不售則以空言傳此不能于人能于天者也然巖谷之藏草木俱化非附青雲之士則姓氏且就湮滅其言豈盡傳哉是區區者可必乎或曰芒芒之生宇宙一律其間傑然以人物名者于百年幾見哉于人物之中卓然有見于斯道者又幾見哉雖不幸擯弃于人以死意其言語文字之遺鬼神必且珍惜之決不至委擲于他日今夫泮洒禪仍衰榮倏忽其摧敗朽落鼓萬物者何嘗少靳之至

若劍埋鼎沈一混泥滓則精芒夜出妖怪見焉必使華赫震耀而後已豈非以其不輕得故亦不輕委歟見伏遲速特以時爾然以余觀之月魚氏竊藏焉據槁梧吟空山生無一事如其意年纔五十死死未五十年而子孫瓶盎不守松楸凡幾兆身前後之窮有不可道說者遺文僅數卷獨吾徒猶有知之至示之他人莫不掩鼻嚇去是豈能必傳者哉果傳也不應擲弃如是倘所謂鬼神是耶非耶雖然未可以耳目懸斷也千載而下烏知不有月魚者乎人心具存太

虛無恙然而無有乎爾孰曰無有乎爾或者之說尚庶幾焉吾黨讚而詠之可也先生諱亦之字學可姓林氏吾邑龍江人受道于艾軒自號網山山人月魚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請而祠于縣庠也今上辛卯後先生之生百有三年承學從事郎新平海軍節度推官林希逸謹序

希逸甲申客壽陽嘗集艾軒月魚二先生之詩序而名之曰吾宗詩法今又十五年邇甫以是集來求余文俾書其首故帙偶遺惟憶不復得

乎先生之文重有所感因更敘數語云爾若其

格制精嚴趣味幽遠具吾宗正法眼者當自知

之不待余言也旣書遂以歸之横塘劉氏

綱山文集八卷 舊抄本 孫文靖舊藏

宋福清林亦之學可撰

劉克莊序

林希逸序

綱山文集八卷 舊抄本 章紫伯舊藏

宋福清林亦之學可撰

劉克莊序

林希逸序

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錄三卷拾遺一卷宋刊本

宋呂祖謙撰

右太史文集十五卷先君太府寺丞所次輯也喬年聞之先君曰太史之於文也有不得已而作故今所傳詩多挽章文多銘志餘皆因事涉筆未嘗有意於立言也是以平生之作率無文藻若其問學之致教人之方與其處已接物齊家事君之大略則既行乎宮庭關乎國論傳諸

序序不待文字之摹刻而可見矣而自太史之沒不知何人刻所謂東萊先生集者眞贋錯糅殆不可讀而又假託門人名氏以實其傳流布門廣疑信相半先君病之乃始與一二友收拾整比將付之鋟木者以易舊本之失會言事貶不果就喬年近惟先緒之不可隊因遂刊補足正以定此本凡家範尺牘讀書雜記之類皆總之別集策問宏辭之類爲世所傳者皆總之外集年譜遺事與凡可參考者皆總之附錄大凡四十卷其他成書已傳草具之未定者皆不著

著其目於附錄之末雖或年月之失次訪求之
未備未可謂無遺恨至於糾舊傳之繆以終先
君之志則不敢緩且不敢隱焉既以質諸先友
因輒記于目錄之後太史諱祖謙字伯恭天下
稱爲東萊先生云嘉泰四年秋從子喬年謹記
案此宋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版
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卷中有馬玉堂印白文方
印笏齋藏本朱文方印

東萊呂太史外集四卷 宋刊本 楊文敏公舊藏

宋呂祖謙撰

案此宋刊宋印本行款同前卷中有建安楊氏傳家圖書朱文長印晉安徐興公家藏書朱文長印晉安蔣絢臣家藏書朱文長印

斷腸集十卷後集四卷 舊抄本 鮑淥飲手校

宋朱淑眞著

鮑氏手跋曰計詩二百五十七首潘訒叔本共佚九十二首

吳允文集一卷 鮑淥飲手校本

宋盱江吳浚著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十

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附錄一卷 明正德刊本 周香嚴校宋

宋陳傅良撰

先生稟抱天穎研盡學力據六經與論孰九經百家之辭俾環繹以趨于一披剔文義蹯積衆糾究明帝王經世宏模而放于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泥多歧由是彰往考來

默察當世丕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推行不動聲色使人回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具蕘嘗忘寢廢食寤玩孰復厥幾對越天地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也雖言論未孚幾進輒沮而志念回皇與物委蛇左推右挽旁接厚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望於斯焉嗚呼盛矣鄒魯之統緒河洛之承續千載以來不知其能幾見也執經戶外方屨闐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俠學

成道尊則邃於乾道之丁亥博交遍驗洞凝融室對策初第懇請獨到則盛於乾道之壬辰官太學倅閩府誠劾郡掃勤十寒暑紬繹文獻宏綱具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起守桂監持節湖南疏滌拊摩民信冇古百年之思鬱乎湘山則驗於紹興之庚戌召對光宗驟遇獎用侍立代言贊翊儲邸次第蘊畜庶將發揮則著於紹熙之癸丑宛轉極諫徬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罷爰抒舊志著于訓傳疾疢漸臻粱木遽壞則終於嘉泰之癸亥叔達夙蒙摯策俾窺津涯嵩

幹鶡羽惕負大賜適當新義川漲羣文蝟興疇
昔怨析而致孤傺之靡鬱砥逐之失榛乎是用
敬輯遺稿寄諸琬炎傑開後哲庶弗淪墜粉章
術眩慕影響編傳或混幼作或雜贗說題叢
帙誕彌遐甌輪耀掩汚理合釐別故今裒次斷
自梅潭丁亥之後凡爲歌辭古律詩內外制奏
狀劄子表啟書簡序記雜著祭文墓志行狀總
五十一卷即先生燕坐之齋以爲集名若成書
則有讀書譜二卷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
三十卷周禮進說三卷進讀藝祖皇帝實錄一

卷未脫稿則有詩訓義周漢以來兵制皇朝大事記皇朝百官公卿拜罷譜皇朝財賦兵防秩官志葉別自爲編附識其目庸燬於亂先生名傳良字君舉世系歷官具見于神道碑墓志銘行狀云嘉定戊辰門人承直郎太學博士曹叔遠謹序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今參知政事樓公既屬永嘉守施公梲刊寘郡齋矣惟文集舊未成編蓋俗所傳如城南集之類皆幼作先生每悔焉故叔遠所詮次斷自梅潭丁亥以後抑先生意云

爾而哀搜衆錄參別唯久至嘉定戊辰始就緒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出之旨人所未及知者僭為序文冠諸篇端樓公復以屬郡守楊公簡續刊之楊謝不能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是吾志也吾起慕敬于茲久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學更加訂定即廩士夔緡萬亟成之於是後學咸得概先生全文而樓公美意始無憾為徐公之賜厚矣徐公建安人弱冠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餘年初官永嘉搢紳逢掖稱賢無異詞而又汲汲然懼儒先遺文之泯其傳

而無以私淑諸人也是眞可爲人師矣嘉定癸酉三月門人承直郎新荊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曹叔遠謹再識于集左

林長繁刊板序 正德改元

周氏手跋曰戊辰正月二十四日從書坊五柳居陶君珢軒處借得宋刊陳止齋文集因將明刻對校半月而畢明刻從內閣鈔出亦原于宋本向無大謬然已多脫句脫字誤字此宋本之所以可貴也內有四卷半照明本鈔全則從闕如嘉慶十三年二月八日香嚴居士周錫瓚書

于遹津山房

梅溪先生文集五十四卷　明正德刊本

宋王十朋撰

先君文集合前後并奏議五十四卷紹熙壬子聞禮鋟木江陵歸藏于家痛念先君即世二十有一年矣不肖孤家貧力弱日夜抱遺書以泣一旦懼湮先訓露無以贖不孝罪會兄聞詩假守淳光以俸餘命聞禮董其役始事于莫春訖工于中秋先君正大之學忠憤之氣愛君憂國之誠仁民愛物之念庶幾一展卷而盡見之職

校正廸功郎謝汝能鄉貢進士任炎其間闕亡者異爲别集云男宣敎郎充荆湖北路營田使司幹辦公事賜緋魚袋開禮謹書

格齋先生三松集一卷 舊抄本

宋盧陵王子俊才臣撰

格齋四六一卷 舊抄本

宋王子俊撰

香山集十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喻良能撰

竹敎集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崔敦禮撰　文瀾閣傳抄本

蒙隱集二卷

宋陳棣撰

倪石陵書一卷　抄本

宋倪朴撰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移于南或推皇帝王霸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葢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于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夫以

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
廢壞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有酌古準今知
時識務之士雄豪智勇闓爽穎茂而出於其間
或者乃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當
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
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
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釁至老
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于中原而遂至淪沒
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於罪
廢徙筠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益

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爲之沉吟痛惜而不能自
已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
險要戶口虛實著爲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
今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以爲圖張之屋壁
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將
願出爲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爲儒者陳腐
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爲能知之先生
亦惟許同父而不遑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
之志且與同父獲用于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
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心國論之既定於一力

守東南以爲保障專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盜謐秦鳳陝虢之間遺民雖負義士壺簞尙不爲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翰之奄奄待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禹跡之所被者率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違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于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經趨于滇越之外境

若可以獨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景北踰鐵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乎義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勾股之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內外境土微細之圖則猶未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當呂公云亡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怫然不悅是其於一時人材學術之盛

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墮於黃茅白葦而欲以爲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箝口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以玩時惕日偷惰憚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嵇今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于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因未易以王道勸衞之並行而遜少之也初武夷謝翱皐羽嘗因先

生之書選爲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

覩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蕘

兒牧竪悲歌蹴踘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

也況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

徒務于有言不至于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

著録藝文者之一嘆也悲夫邑人吳萊撰

樂軒先生集十卷　舊抄本　傳是樓舊藏

宋陳藻撰

初網山既得師傳嗣講席戶外之屨幾半艾軒

於是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爲高弟一日侍網山

謁老艾艾受其拜接之如孫然綱山僅得中壽使其高年未必終窮也樂軒七十五殛死年出於其師而窮尤甚於其師城中無片瓦僑居福清縣之橫塘閉門受徒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積錙得百千歸買田數畝輒爲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今讀其文講學明理浩乎自得不汲汲於希世求合螢窗雪案猶宗廟百官也菜羹脫粟猶堂食萬錢也入則課妻子耕織勤生務本有拾穗之歌焉出則與諸生絃誦登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自昔遺佚阨窮之

士功名頓挫時命齟齬往往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無憀不平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噫唐衢之哭是已樂軒平生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之時多矣而以樂自扁樂之爲義在孔門唯許顏子先儒教人必令求顏氏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所聞於二師歟樂軒沒二十餘年余從竹溪林侯肅翁傳抄遺稿姑敘其平生大致如此肅翁又樂軒高弟也他日居魏文貞之地秉陳叔達之筆當爲河汾先生立傳無使天下後世有遺恨云樂軒陳

氏名藻字元潔前史官劉克莊敘

澹軒集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李呂撰

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舊抄本　汪啟淑舊藏

宋四明樓鑰大防撰

尊白堂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虞儔撰

東塘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袁說友撰　後有家傳

東塘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袁說友撰　後有家傳

義豐文集一卷　舊抄本

宋王阮南卿撰

淳祐戊申冬得義豐集夜坐涉獵一過爲之撫卷其所抱負豈不偉哉然仕宦不過二千石殆是當先朝萬物盛多之時故耳年來士無才業未必乾淳可將鄉顧余亦忝法從今又見諸老與之往來書尺而重爲古之人今之世交致其憾也大梁人趙希至題

觀士大夫言行當于其大節不顧已文藝也劉

禹錫柳宗元述作雄深法度嚴密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然坐王叔文黨君子惜之士大夫欲爲君子者苟人不已知也不吾以則有致命遂志而已窮居不損焉乃若俛仰隨時俛倖得志雖有才美不足觀也已慶元初孽臣竊柄士大夫倚爲泰山其門加市吾邑王公先生以蓍蔡之明冰霜之操未嘗一躡其門晚　臨川陛辭奏事柄臣使密客誘致之迄弗往見奉祠而歸優游山間無一毫隕穫意此曾子所謂弘毅之士歟先生所謂文無一字

無來處葢其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又深於憂患才老而氣定故流於旣溢之餘嶄然出人意表自其肯闢三策辭嚴而義偉已不肯爲舉子之文矣厥後論邊事則鼂賈其倫也爲記銘韓栁其亞也其詩如題語溪碑蘭亭記金山廟之類折衷古人之得失發越詞令所未言至於感物興懷惆悵唱嘲詠筆力雄放皆有深意杜少陵其比也顧其平生大志欲裨國論扶王室掃清中原以光祖闕則有在彼而不在此者一不獲伸賫志殁地而以文執稱于世抑其士

首云耳愈少之時嘗操几杖從先生游今老矣
高山景行之思猶日往月來于懷也其子旦爲
邑惠之博羅梓其文鋟梓以歸屬愈識其卷首
藐焉晚進何敢措一辭獨念前輩典刑之老中
原文獻之裔考世逾遠一時出處大節後生鮮
有聞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故爲述其槩云淳祐癸卯夏六月甲子里人吳
愈敘

涉齋集十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許及之撰

蠹齋先生鉛刀編三十二卷 抄本

宋周孚信道撰友人解百倫伯時編集

歐陽公之序蘇子美曾南豐陳後山之序王平甫皆悲其不遇以死其言反覆哀抑有大不釋然者人之讀之知其辭之緩而不知其意之切也夫二公之材高視一世文可施諸典冊詩可薦諸聲歌而坎壈流放曾不得少用其所長而夭死繼之一時交舊論次其平日之文序其窮而閔其志能無哀乎所以深悲而痛恨者自其情也余之師友周公孚字信道自號　齋天資

穎悟七歲通春秋左傳既長於書無所不闚博
聞彊記而尤邃於楚騷選史唐韓杜氏之詩文
國朝諸公名世之作出入貫穿造詣其畛域掇
拾其精華始刻意於詩以後山爲法其後由陳
而黄黄而杜屬思高遠練句精穩少而工壯而
新晚而平淡爲文長於敘事簡絜而峻厲不喜
襞積雕繪循理而言理盡言止公之於詩文蓋
如此登第十年始爲貢之郡博士竟卒於官仕
止於一命壽不登五十其窮殆與子美平甫類
而不逮二公者二公所與游皆一代宗工足以

自託不腐公常恨不及見前輩不斬今之人知一時顯人亦未有能知公者以故名未大耀公既沒之二年平陽解君伯時得公之遺文古賦古律詩表牋啟書序記疏青詞贊碑銘共三十卷目曰鉛刀編者屬余爲之序余少從公游其學益得於公老不加進思公之不復見也未嘗不潸焉以悲伯時公之死友也嘗仕爲尚書省監門聞公一言棄歸力學其志操有足尚者公之自貟歸葬也伯時營護之力爲多翟公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余於伯時見之淯熙巳亥

秋六日京口陳琪序

百禴與蟲齋先生從游辱知遇最深男瑀受業於先生之門積有歲時盡得先生家藏詩文三十二卷先生平日盡力於斯文於詩尤刻意舊句多所更定與昔少異不敢私藏于家命工鏤板以廣其傳學古君子覽之始知余拳拳之志焉淯熙己亥重九日鄱延解百禴伯時書

某氏手跋曰鉛刀編三十二卷海內藏書家概不見東海先生過訪天一閣范氏所藏有宋槧本登閣影抄四旬始竟攜歸過予齋頭余郎欲

傳抄不克是願今忽三十餘年先生已歸道山撫卷感往不勝悽悵聊書數語於首以爲後人珍重之意云老友滿之阿凍書 橋畔

雙溪文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 明嘉靖刊本

宋軍器大監金紫光祿大夫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炎著

汪元錫序 嘉靖癸巳

汪思敘 嘉靖甲午

潘滋序 嘉靖十二年

鄭昭先序

撙齋先生緣督集四十卷　舊抄本　丁月河舊藏

宋廬陵曾丰幼度撰　四庫所收從永樂大典錄出此則原本也缺卷二十七至卷三十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丰幼度之文也侯撫州樂安人登乾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參知政事真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侯歿真公誌其墓石納壙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煮以蔭補官歷廣茶海口兩監鎮調平江府節度推官則由真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國朝元統初監察御史前進士燮理溥化來

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敘也又命侯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刻之而夔君召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求予敘之按樂安未置邑時地屬廬陵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爲之葬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觀者至今車轍馬迹不絕于其里其顯者則莫盛于德慶矣侯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以爲遠不及滔陵宣靖公家父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

豐子固兄弟文學名位之著慨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寻得其所欲刻者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誼嚴辭直而理勝其有得于易之奇詩之葩者乎服辟託興傑然不溺于風俗山川磅礴雄偉之氣蓋有以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明之助者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尚有以昌其書者乎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為之書至元三年丁丑歲

月　日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進通奉大夫

奎章閣侍書學士雍虞集伯生序

緣督集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曾丰撰

象山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語錄四卷 明正德刊本

宋陸九淵撰　附謚議行狀　楊簡狀

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

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眞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遐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惑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晤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

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宏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啟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燉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謦欬之言字字切己與先生之殁餘二

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覩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于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兹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與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也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爲象山先生云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謹書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

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冢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爲之序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炎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丈之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

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卽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尋敘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

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右象山文安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先生行狀附焉杰聞建安狀元陳公子孫喜與人同其善敬送上件文集請用刊行以與世之志學志道之士其之仍以二賢論議次于目錄之

後杰末學小子竊以謂二議一以爲學得孟氏一以爲學非伊洛此眞得先生之心至論也二賢可謂知人矣覆議末章伊川之言與孔孟不類謂有子之言支離謂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未悉其用意何如然其至論在此嘉定庚辰秋九月盱水吳杰謹識

慈湖先生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　明萬歷刊本

宋楊簡撰

熠刊已易閒居解因紀歲月僭書數語於卷末嘗以書請益老先生往復之間兩蒙報敎始請

平常正直之心卽道而體察隱度者未免起意

再謂日用變化豈無膠擾但當改過遷善而止

熠反復敬誦老先生之言乃知此心虛明萬理

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而不厭

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輒合已易

閒居解爲一帙並以二書刋其後敢不服膺以

無負老先生循循之誨嘉定已巳六月望曾熠

謹書

舒文靖集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舒璘撰

平庵悔稿十六卷丙辰悔稿一卷悔稿後編六卷 抄本

鮑以文手校

宋括蒼項安世平甫著

吳氏手跋曰右平庵詩稿宋松陽項安世平甫著按陳氏書錄解題載平庵悔稿十五卷後編六卷宋史藝文志作丙辰悔稿四十七卷是其書在當時已所見互異也 御選四朝詩不列其名厲鶚宋詩紀事有之載平庵悔稿不著卷帙其爲世所罕見可知矣吾友姚訒齋天成中翰云乾隆三十八年掌處州書院浙撫有採書

之徼時松陽項氏尚有舊藏刊本惜殘缺不全未送省局是編爲余秋室集太史分纂永樂大典摘出時誤傳全集已抄入四庫全書遂未經編錄庚子秋冬予寓秋室邸舍愁病相侵杜門不出取案頭存稿粘帖成書手錄副本計悔稿丙辰悔稿悔稿後編凡三種共詩一千四百餘首每稿輯成一卷以書錄解題所載校之悔稿十五卷今丙辰以前共得八百六十餘首悔稿後編六卷今得詩五百五十餘首知悔稿之所缺甚多也且云後編自丁巳終壬戌据本傳則

丙辰悔稿正僞黨罷職之時後編諸詩必終于壬戌以後如七古內凱歌一首此開禧間解德安圍也七絕內贈石首李令云莫說三十年前事愁損河陽一縣心自注淳熙乙未予三八同試南宮是詩當在丙寅丁卯之際上溯乙未方合三十餘年平甫卒于嘉定戊辰去壬寅又六年矣安得無詩攷平甫後編題辭作于慶元戊午但云安知異時不復悔此不言止于何年似解題所云未可盡据也又解題列于詩集故前後共二十一卷藝文志作四十七卷大約舉全

集而言直齋或未之見耳俟他日南旋訪求殘
本校補完善爲書林之一大快是書出自禁垣
世間希有嘗什襲藏之乾隆辛丑立春日仁和
吳長元書于秋室京邸之疏華館中
趙氏手跋曰右平庵詩稿從永樂大典錄出傳
宋詩者多不列其名讀其集中詩材力富贍每
每以詩自豪是亦宋季巨擘迥出江湖諸派之
上者舊錄不分卷編爲三帙有分體錯誤者余
爲正其訛輯平庵悔稿爲十五卷悔稿後編爲
六卷仍舊錄解題之舊丙辰悔稿佚去爲多只

存一卷聞松陽尚有舊藏刊本當訪輯之以爲全璧也嘉慶乙丑冬日仁和趙魏借知不足齋本

平庵悔稿十六卷丙辰悔稿一卷悔稿後編六卷抄本

黄蕘圃舊藏

宋括蒼項安世平甫著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七　　存齋雜纂之一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二十一

雲莊劉文簡公文集十二卷明正德刊本　瑣川吳氏舊藏

宋劉爚撰門人果齋李正叔方子編次

公生於閩產作於蜀初無一日之雅會徒以聲氣之感臭味之合一見傾心出入讜議不謀而同乙亥孟夏大旱天子焦思側席宣時備官左城奏乞用祖宗故事降詔求言上甚嘉納降詔

罪已廣諮忠直公之言曰今農事方殷旱旣太甚天變見於上人心動於下陛下雖因邇臣之請降詔求言不知陛下誠意在於聞缺失而正厥事乎抑用人言以應故事乎天不可欺人不可罔願與二三大臣至公無我躬覽中外書疏付之後省條上所當行者講究而施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凡此數十言可謂明使命其說尤懇款沸遲蓋公之愛君憂國匡時正俗惓惓之心必以古人爲歸不觀時之好惡爲趨舍議者謂公簉於儒生素以詩書爲業至其於陳

時政論兵事料敵應機識大體而達時變又何其明且決也位遇未極而遽以疾誌不克盡究其所蘊吾黨之士莫不太息焉夫言之所以獲行于後久而不泯者必其一出於義理之正而著于人心有不可廢者故世亦不得而不傳也魯叔孫豹曰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殁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公與時雖不欲自鳴以文然其於學能尊其所聞又能深造自得於義理之至精故其文詞婉切至時論題之蓋嘗三復公之遺文而考其施置言論無非得於師

友講磨之素發於義理之至精人心之所同故其出則典州刺部一意於惠愛致利除弊救災蠲賦入則參法從輔儲禁講論經理斟酌古今章明大中披抉奥義務欲納君於軌轍太子以迨其大者如勸上於諸儒講讀之時羣臣進對之際必反覆問辯以求當理以諷缺政此亦人所難言而公屢言之暨長成均則首乞弛僞學之禁雖於用事大臣有拂逆亦所弗憚虜勢日蹙南犇入汴中原雲擾公乞於沿邊增築城壁輯整民兵建制閫於淮壖移兵屯於要地絕歳

弊止約而旨遠宜哉言立於後世而傳不朽於
是乎序嘉定十六年癸未煥章閣待制沿江制
置副使李埴序

定齋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蔡戡撰

自建炎渡江中興立國百度草創然厥初旅合
之時之才亦自足供一時之用撥亂反正遡奇
敵愾固歸於將相大臣若其他列職士大夫主
謨議諫諍者有人司典章討論者有人掌書命
制誥者有人理財賦出入者有人皆克稱其職

有益於國有聞於後是皆高宗神術興起作成
有以致然詩云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斯之謂
矣高宗能遐作人之妙得士之盛人材衆多公
是別自難中厄於秦氏之斷喪然脈理之流傳
聲氣之陸續終不可沒及孝宗嗣德龍飛而羣
材奮揚發於久抑之餘鋭然角立傑出孝宗培
壅護持日加月益至於乾道淳熙之際則其成
效大驗著於天下光明碩大有不可揜當此之
時孝宗以神志英睿聽覽於上羣臣亦精白聲
竭奉承於下兵革不用海內乂安風俗純茂民

物殷富蓋自渡江幾六十年至是爲盛可不謂
懿哉惟寶謨閣直學士宗齋蔡公是乃出於乾
道淳熙之際者也倘論其世而考其行事究其
立言固知其爲卓然一時之傑矣公端明殿學
士忠惠公四世孫早擢上第踐册府方北門條
對使殿造辦皆有鯁挺不阿之言雖上拂下摩
身幾殆危無所回忌自是益爲上論推服繼膺
天子之脊屢更內外繁劇凡四十年其間當事
任扞方面將使指總賦輿宣力四方無不殫盡
然亦以方正不撓違世戾俗因至落拓不偶久

勞於外晚節獨荷天子恩顧益寵進躋渋從則
公亦既老矣雖以窮門勢燄烜赫欲以熱官怵
公者甚至而公乃晦匿避遠不少污其膩迄以
全節始終又豈非人之所難能哉昔嘗獲從盧
陵劉公濤之游雖不獲一覲君子光儀第因劉
公稔聞公建明植立之懿竊所佩服甚久今又
伏覩公之文集繩墨謹嚴制作森具巨細得體
豐約中度爲詩閑美淸遒渾然不見刻雕之迹
賦則規古體物宏肆羅絡闘于衡思之域論奏
確切懇惻質而不浮務求爲可行而不近名竊

嘗謂自昔有問學志節之士不屑以文名者則其文必純質渾大而趣味有餘有專期以文名者其文皆爛深迫急而氣質淺薄何則士不屑以文名者豈非其道德之蘊義理之積溢而見之于言遣詞之間如風行水上自然之文詞達而理舉其專期以文名者其詞非不工其苦顧每傷于雕刻攄裂披撮綴緝不近古人爽暢渾灝之體如締繪組繡非無可觀然其美亦僅于一觀而已惟公平生砥礪操持蓋欲以節業自見於世豈屑以文名者而見于論著固視前

修無愧然則公信可謂卓然一時之傑足以追繼忠惠之盛烈也哉公之季子戶部郎官總領四川財賦廩素厚善壁頃嘗相遇于沙羨今又相遇于蜀壁亦久知戶部爲人英毅敏達親仁從善體國愛人雖出其天性然亦法家之素所習聞也旣以公集四十卷錄本將廣其傳以幸惠後學且不鄙棄俾爲之序壁不敢辭紹定庚寅人日眉山李壁序

野處類稿二卷 舊抄本

宋鄱陽洪邁景廬撰

自序

案是書後人所依託實朱韋齋詩文也餘詳儀顧堂集

盤洲集八十卷 影宋抄本 惠紅豆舊藏

宋洪适撰 後附行狀及拾遺

文瀾閣傳抄本

應齋雜著六卷

宋趙善括撰

淯熙季年海內英傑森布表著文儒玉映武衛電耀廷集孔鸞陛列牙爪雖師師瑞虞濟濟華周無所與遜孝宗皇帝一日御正拱殿顧見廷

臣天顏怡愉因問左右宗子在廷者爲誰凡若干人皆謹對曰無之帝瞿然喟曰克明俊德首乎九族周封八百姬姓孔庶今吾聖神子孫枝葉扶疎俊乂無寡獨無一武誕置在右是猶靈囿無麟太液無鵠也可乎卽詔近臣各舉屬籍之良者二人居亡幾何舒鐵稽堪問平政殺茹拔鷺振大省台斗小猶郎吏而應舊居士趙無咎見時方高臥南州狎東湖之鷗弄西山之雲遠追徐孺進訪山谷賦詩把酒與一世相忘託不求諸公之舉而諸公亦無求无咎或曰其亦

无咎之才之未卓歟曰无咎才固先人文亦不後人也然則諸公不求而荐之何也曰才者憎之媒也文者忌之胎也漢之董賈唐之李杜非不才无文之坐也才與文之坐也四子且然无咎可以無憾矣予自乾道辛卯在朝列時无咎爲蘇州別駕已聞其名後十八年予再補外過豫章始識之至其家見門巷蕭然槐柳蔚然知爲幽人高士之廬也而其人老矣无咎既沒其子汝楫來爲太和宰訪予于南溪之上出无咎詩文一篇目曰應齋雜著求予序之其文大抵

平淺夷易不爲追琢不立崖險要歸于適用而非敍非浮也至其詩皆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古今百家萬象景物皆不能役于我嗚呼无咎生无遇也沒而詩文可傳未爲無遇也无咎可以無憾矣无咎諱善括嘗知鄂州終官朝請大夫撥煩決疑所至名迹焯焯云嘉定壬戌仲夏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三十五卷鈔本

宋薛季宣撰

序缺名　寶慶二年

誠齋集一百三十二卷外集二卷 影寫宋刊本 朱竹垞舊藏

宋廬陵楊萬里廷秀撰

天以誠而覆地以誠而載日月以誠而久照江河以誠而晝夜混混不息誠之一字非聖人疇克盡此文節楊公以誠名齋要亦自明而誠苟有爲皆若是也人皆知先生之孤標勁節可以薄秋霜可以沮金石而始終不撓不知始終之所以不撓先生之誠也人皆知先生之文如甕繭綜絲璀燦奪目而不竭不知文以氣爲主充浩然之氣見諸文而老益壯者先生之誠也

負天下之望如誠齋眞所謂一代不數人而復有東山爲之子是父是子前後一轍非家學以誠能如是乎東山先生曩帥廣東煒叔貳令南海辱置門牆益深敬慕乃今假手道德之鄉誠齋文集獨缺未傳尊先生之道義以倡儒學表先生之志節以激士習發先生之詞藻以振文氣冒茲承乏政孰先此東山首從所請且獲手爲定正以卷計一百二十有二以字計八十萬七千一百有八鋟木於端平初元六月一日畢工于次年乙未六月之旣望煒叔屢被朝旨搜

討遺書遂獲羣書之未備者悉上送官藏之書

府云端平二年　月日劉煒叔序

案每卷後有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編次端

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端良校正兩行餘詳儀

顧堂集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

宋刊本

宋楊萬里撰

人莫不飲食鮮知味也知味者在飲食之外也

誠齋先生胷次磊磊砢砢挺挺介介故發爲文

則浩氣拍天吞吐溟渤足以推倒一世之豪傑豈必聱牙屈曲波譎濤詭艱深蹇澁思苦形槁使人讀之不能句然後爲工哉雖然大篇巨册浩渺無涯或傳於經或集於文或散於游戲之翰墨藥餘硠硠猶有未能盡窺其斑者况場屋一日之士乎建安李誠父取先生片言隻字之有助於舉子者門分條析爲前後集前集爲綱者四十三後集爲綱者三十二名曰文膾蓋鼎嘗一臠皆足以炙人口而膏筆端也千里外來徵余序余謂先生之文豈止於舉子之助而已

乎舉而措之可以撐拓宇宙彌綸國家黼黻皇猷袞鉞今古知味者又當於此乎求之毋但曰膾炙而已矣開慶己未清明節嚴陵蛟峯方逢辰君錫序

案此宋麻沙刊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字大黑口

渭南文集五十卷 明刊活字本 朱竹垞舊藏

宋山陰陸游務觀撰

先太史之文於古則詩書左氏莊騷史漢於唐則韓昌黎於本朝則曾南豐是所取法然稟賦

宏大造詣深遠故落筆成文則卓然自為一家人莫測其涯涘蓋今學者皆熟誦劍南之詩續稿雖家藏世亦多傳寫惟遺文自先太史未病時故已編輯而名以渭南矣第學者多未之見今別為五十卷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遺意今不敢紊乃鋟梓溧陽學宮以廣其傳渭南者晚封渭南伯因自號為陸渭南嘗謂子遹曰劍南乃詩家事不可施于文故別名渭南如入蜀記牡丹譜樂府詞本當別行而異時或至散失宜用廬陵所刊歐陽公集例附于集後此皆子

遹嘗有疑而請問者故備著于此嘉定十有三年十一月壬寅幼子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陽縣主管勸農公事子遹謹書

吳寬序　弘治壬戌

渭南文集五十二卷　明刊本　傳是樓舊藏

宋山陰陸游務觀著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二十三卷拾遺一卷附錄一卷　抄本　從杭州丁氏藏本傳錄

宋陳宓撰

曰余托交復齋陳公餘四十年而死生之別則

二十年矣每念師門諸老衰謝殆盡余雖苟生
於世孤陋無助德不加進任重道遠念之大懼
一日公之子圭裒公詩文屬余序引義不得辭
受而讀之不覺盡卷如見其人聞其語而反諸
身求諸心自媿者多而爲益亦不少矣蓋公之
立朝也位雖居卑而應詔論事言人所不敢言
歸閑也年雖未及而引疾告老爲人所未能然
其爲辭忠誠惻怛和緩明白而無一毫矯亢激
迫之意至於詩詠雅正和平既足以寫性情之
眞又有以窺造化之妙讀者味之亦足以發此

皆有德之言也然豈無其本哉公跋傅君文藁有云誦古人之文熟且久曰是可學而能也退而書之紙自以爲可矣閱歲踰時取而觀之謂無一言之幾乎道遂盡取舊藁而焚之此固公之謙辭而其心實有所悟蓋公已知文公朱先生之學而讀其書遂受業於勉齋黄先生之門與瓜山潘公切磋磨琢朝夕不相舍學遂大進觀其與師友往復問答之書其爲學也讀書靜養日有常程大要在於力勤而志專博學而守約自延平上印歸堅臥不出心志純一遂得肆

其力於博文約禮之際矻矻孜孜不極不止莆人祠文公於學公爲之記首以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發明文公之心則其所以願學文公者不在茲乎惟其立志如此進學如此得之心有諸己者如此於爲文乎何有譬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自然敷暢流行燦然成章亦豈有意於爲文者哉苟與我同志者讀公之文其亦有效於斯淳祐戊申春三月壬申友人蒲溪鄭性之書

案陳宓字師復號復齋莆田人以父俊卿任歷

監泉州南安鹽稅官至直祕閣事迹詳宋史本傳是集爲藏書家所罕見惟福建通志著于錄卷一至卷五詩賦卷六至二十三文別以翰墨大全所載御止堂規約等爲拾遺一卷附錄則宋史本傳同時諸名人往來書札贈送詩也史稱宓嘉定七年封事九年轉對劄子慷慨盡言指陳剴切嘗爲朱墨銘辨理欲分寸之多寡今具載集中宋史脫脫所修集末附宋史列傳當是元初刊行此本即從元刊影寫洵罕覯之祕笈也

頤庵居士集二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四明劉應時良佐撰

陸游序 慶元六年

夫詩何爲者也尙其辭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辭然則尙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去意然則去辭去意詩安在乎曰去辭去意而詩有在矣然則詩果焉在曰嘗食夫飴與茶乎人孰不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茶也人皆病其苦也然苦未免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譖蘇公而蘇公刺之今求其詩無刺之之辭

亦不見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從行誰爲此禍使暴公聞之未嘗指我也然非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其中媿死矣三百篇之後此味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曰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弔戰場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折楊柳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今四明劉君叔向寄其父頤庵居士詩稿命予爲之序放翁陸務觀旣摘其佳句序矣予

尚何言哉偶披卷讀至寂寞黃昏弔愁影雪牕怕上短檠燈又獨與梅花共過冬淡月故移疎影去又睡醒正與詩魔戰牕外一聲婆餅焦使晚唐諸子與半山老人見之當時一笑曰君處北海吾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居士名應時字艮佐嘉泰元祀六月戊戌廬陵楊萬里序

水心先生別集十六卷抄本

宋葉適撰

張氏金吾曰適有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

卷別集十六卷俱著錄直齋書錄解題此即別集十六卷也陳振孫曰別集前九卷爲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稿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均與此合其爲原本無疑明正統中處州推官黎諒重編適集二十九卷今世行本是也其自識曰嘗求全書竟不可得又曰訪求遺本無有存者則原集之佚久矣更四百年原本復出豈書之顯晦有時耶抑適之精靈實有以呵護之也

自鳴集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章甫撰

客亭類藁十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楊冠卿撰

石屏詩集八卷附錄二卷　紅藥山房抄本

宋天台戴復古式之著

詩不讀三百篇不足以言詩然多雜出於里巷男女歌謠之辭未必皆詩人作也詩不盡作於詩人而天下後世舍三百篇無以爲法者宜必有其故哉詩一降而爲楚爲漢再降而爲魏爲晉宋下至陳隋則氣象萎薾辭語靡麗風雅之

變於是乎極矣至唐杜子美獨能會眾作以上
繼三百篇之遺意自是以來雖有作者不能過
焉宋三百年以詩名家者豈無其人然果有能
入少陵之室者乎當宋季世有戴石屏先生慨
遺音之不作惡蠅聲之蠱聽乃力學以追古人
而成一家之言先生生于黃巖之南塘負奇尚
氣慷慨不羈南遊甌閩北窺吳越上會稽絕重
江浮彭蠡汎洞庭望匡廬五老九疑諸峯然後
放乎淮泗以歸老于委羽之下顧其遊歷既廣
聞見益多而其為學益高深而奧密故其為詩

如逝波之魚走壙之獸搏風之鵬其機括妙運殆不可以言喻者矣然其大要悉本于杜而未嘗有一辭蹈襲之者嗚呼此其所以爲善學者乎至于音韻格律之升降則與時爲盛衰有非人力所能爲者矣今其詩傳世已久而又有入君子爲之論著予生也晚於先生復何言哉先生之諸孫文瓚知所好尚校舊本以圖新刻益廣其傳垂之永久可謂能世其家者予過天台文瓚問以序來謁遂不敢以後學辭而書之簡

先生諱復古字式之石屏其自號云至正戊戌

孟冬既望宣城貢師泰序

戴石屏之詩有樓攻媿先生之序文諸名公鉅賢之品題不患不傳遠也趙懶庵爲選其尤者別爲小集乃命僕爲此序無乃以非人爲贅耶懶庵於詩稍許可韋陶之外雖輞川柳州集猶有所擇今於石屏詩取至百三十首非其機有契合者乎夫詩之傳非以能多也以能精也精者不可多唐詩數百家精者纔十數人就十數人中選其精者纔數十篇而已惟少陵謫仙能多而能精故能爲唐詩巨擘也蓋藝之難精者

文也文之難精者詩也運奇於斧鑿者少從容之態受成于材具者希汲取之功豪逸者欠雋永慘淡者乏膾炙取妍耳目者興未必高遠寄吟性情者詞多至流宕凡是者皆詩之瑜而瑕者也石屏之詩平而尚理工不求異雕鎪而氣全英拔而味遠玩之流麗而情不肆即之沖淡而語多警懶庵之選其旨深矣雖然石屏自語幼　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強課吟筆如爲商賈者乏資本終不能致奇貨也又言作詩不可計遲速每一得句或經年而成篇僕嘗在頓

見懶庵論作詩亦然二公契合之機豈不乎石屏其所居山也即以之爲號其名復古字式之天台人其姓氏不待人拈出也紹定二年三月浚儀趙汝騰序

石屏戴式之以詩名海內餘四十年所蒐獵點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短什詭刻秘文遺事廋說凡可資以爲詩者何啻數百千家所遊歷登覽東吳浙水襄漢北淮南越凡喬嶽巨浸靈洞珍苑空迥絕特之觀荒怪古僻之蹤可以拓詩之景助詩之奇者周遭何啻數千萬里所酬唱諗

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勳庸之傑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井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遺凡以詩爲師友者何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清苦而不困於瘦豐融而不豢於俗豪健而不役于麁闊放而不流于漫古淡而不死于枯工巧而不露于斲削而爭傳誦而亟賞者何啻數百千萬蓋嘗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貴和平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婉暢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豈非其挍攬於古今者博耶豈非其陶寫于山水者奇耶豈非其

磨礲于師友者孰耶雖然此舊日石屏也今則不類行年七十七矣焚香觀化付斷簡于埃塵隱几閉關等一樓于宇宙離羣絕侶對獨影爲朋友而嘗發于詩曠蓬而益工不勞思而彌中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語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淳祐三年六月日荆溪吳子良序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士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苟非深得其趣誰能好之黃巖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

適號東臯子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
一子方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革矣而予甚
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
乃如此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收
拾殘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雪巢
林監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皆丹丘名士俱
從之游講明句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
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予且言吾以此傳父業然
亦以此而窮求一語以書其志余答之曰夫詩
能窮人哉謂惟窮然後工笠澤之論李長吉玉

谿　甚悲也予惟能固窮則詩愈昌

矣余之言固何足爲軒輊邪當豐戴安道善琴二子勃顒並受琴于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乃各造新弄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其孝固可稱然似稍過果爾則琴亦當廢矣式之豈其苗裔耶而能以詩承先志殆異于此東皋子其不死矣嘉定三年歲未盡三日四明樓鑰書於攻媿齋

石屏以詩鳴東南半天下其格補風雅之高處見諸當世名公之所品題者不可以有加矣況

予他日未嘗學詩又安能措一詞第嘗私竊評之古詩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古詩倘乎志而石屏自志中求古詩貴乎真而石屏自真中發此三者皆其源流之深遠有非他人之所及者理備於經經明則理明嘗聞有評石屏以本朝詩不及唐者石屏謂不然本朝詩出于經此人所未識而石屏獨心知之故其爲詩正大醇雅多與理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石屏痛念其先君子平生不肯作舉子業而耑以詩自適臨終以予在襁褓而慮詩或遂無傳石屏長而有

閎深切疚心求以傳父業顯父名是其志也實
繼父志也故其爲詩感慨激發多與志應陶靖
節言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故讀書不求甚
解黄太史稱杜詩無一字無來處然杜無意用
事眞意至而事自至耳黄有意用事未免少與
杜異不知四詩三百篇用何古人事若語哉石
屏自謂少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予謂其非
無也殆不滯於書與不多用故事耳有靖節之
意焉果無古書則有眞詩故其爲詩自胸中流
出多與眞會三者備矣其源流不其深遠矣乎

故詩有近體有古體以他人則近易工而不及古在石屏則古尤工而過于近以此覩彼其有效晩唐體如刻楮翦繒粧點粘綴僅得一葉一花之近似而自耀以爲奇者予懼其猶黃鍾之於瓦釜也此予所私竊自評者亦未始爲石屏道今敢以是質之請石屏自剖決予也奚敢妄爲若是決渻𦗔王寅孟夏四日盱江包恢書于赤城皇華館

恢以臥疾未能自書不免令朋友代札伏乞

炤恢恐申稟

戴石屏詩備衆體採本朝前輩理致而守唐人格律其用工深矣是豈一旦崛起而能哉集首東皋子二詩雖班駁不完而思致風骨槩可想見此其源流也少陵之詩是固天授神助而發源實自于審言審言之詩至少陵而工石屏本之東皋又祖少陵雖欲不傳不得而不傳少陵所謂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名者是也石屏與遊皆當世鴻儒鉅公精筆妙墨極力摹寫留不盡其妙又假僕輩以爲置郵何邪若僕輩正有託于石屏者也端平甲午十月既望東平趙以

夫書

式之與蹈中弟齊年而又俱喜爲詩式之謂蹈中有高鑒盡出其平生所作使之擇焉得百餘首此編是也余讀之竟見式之才果清放弟識亦甚精到皆非杇拙所能逮者然式之老益窮奔走衣食四方猶未得歸休于家而蹈中則下世踰年矣自古文士往往困躓其稍幸稱遂者天輒不假之年蓄存歿俱可哀也奚暇復論詩哉姑命錄藏而歸其本式之且題其後以致余歎惜云甲申歲夏浚儀趙汝談

戴君詩何高處不減孟浩然予叨金鑾夜直顧不能邀入殿廬中使一見天子予之媿多矣嘉定甲戌月日建安眞德秀書

近世以詩鳴者多學晚唐致思婉巧起人耳目然終之實用所當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要不專在風雲月露閒也式之獨知之長篇短章隱然有江湖廊廟之憂雖詆時忌忤達官弗顧也猶每以不讀書爲恨予曰平生不識字把筆學吟詩非韋蘇州之言乎蘇州興寄沖逸遠追陶謝顧不識字邪蘇州且不識字式之亦何

必讀書哉端平甲午良月初吉濟齋王埜子文

作詩難選詩尤難多愛則泛過謹則遺逸懶菴

爲石屏戴式之摘取百餘篇兼備衆體精矣章

泉所拈出則其尤精而汰者也然染指知黿美

窺管識豹斑愛式之詩者讀此足矣式之方盡

屏世學坐進此道發其英華見於章什必當方

駕李杜深入陶柳得天之趣侔神之工回視舊

編遂成粗纇余未老尚及見之壽峯倪祖義書

于西江談笑堂

學詩者莫不以杜師然能如師師者鮮矣句或有

似之而篇之全似者絕難得陳後山寄外舅郭
大夫巴蜀通歸使妻孥且定居深知報消息不
忍問何如身健何妨遠情親未肯疎功名欺老
病淚盡數行書此陳之全篇似杜者也戴式之
亦有思家用陳韻云湖海三年客妻孥四壁居
飢寒應不免疾病又何如日夜思歸切平生作
計疎愁來仍酒醒不忍讀家書此式之全篇似
陳者也蹈中所選乃　不在數何耶趙蕃
詩盛于唐極盛于開元天寶閒昭僖以後則氣
索矣世變使然可與識者道也式之詩天然不

費斧鑿處大似高三十五輩使生遇少陵亦將
有佳句法如何之間晚唐諸子當讓一頭紹定
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劉姚鏞
石屏南歸過僕於滄江尉舍出示雪蓬姚公所
選四藁下卷僕永歌不足併入梓以全其璧端
平丙申九月十日月洲李賈友山敬識
乾道間東皐子以詩鳴式之幼孤壯乃能承其
家余頃于都中嘗見江西胡都司楊監丞皆甚
稱其詩叢二公導誠齋宗派不輕許與別去踰
三年矣一日忽見過於武川村舍袖出近作一

編欵論終日余爲之廢睡挑燈熟讀仍摘句猶未能盡大抵唐律尤工務新奇而就妥帖道路江湖間尤多語意之合讀之使人不厭余益老矣不復能進矣倘未委土壤尚及見君夌厲斯世捫參歷井橫翔而傑出也東坡云詩非甚習不能工余謂如登羊腸之坂中間無地駐足不進即退雖有過人之才可不勉哉嘉定七年正月甲戌栗齋跋

陶元亮責子不好紙筆杜子美喜其子新知句律詩人脊脊於傳業如此式之再世昌其詩東

泉子可無憾矣甲戌冬孟眉山楊汝明書于道
山堂

式之以詩鳴江湖間垂五十年多識前輩晚乃
與余爲忘年友余旣流放式之由閩嶠度梅嶺
涉西江弔余于衡嶽之陽此意古矣觀近作一
編其於朋友故舊之情句惓惓不能忘至於傷
時憂國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忠義根于
天資學問培于諸老故其發見非直爲言句而
已式之復俾銓次不敢辭得六十篇爲第四藁
下且効李友山摘奇左方端平三年歲在丙申

五月丁卯剡人姚鏞